

两分钟售出超2000份,是书还是代码?

## 出版业的“区块链”产品火了

本报记者 苏墨

5月10日,新华文轩联合“阿里拍卖”,推出了全国首个“数字藏书”产品——阿来《瞻对》的限量3000份藏书票,开售仅2分钟销售数据就突破2000份,销售界面更是引来了超过3万次围观。

这个“炸街”的成果并不意外。此前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创品牌“人文之宝”联合灵境文化、锦鲤拿趣发售正子公也《三国志》数字藏品,售价19.9元,60秒销售额便突破9.5万元。

时间回到两个月前,出版业首个NFT(区块链)的一个条目“不可同质化代币或不可替代代币”。数字藏品——“贰拾年光阴的故事”上架,定价19.9元,限量8888份,上线仅20秒就售罄。

短短两个月时间,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成都时代出版社等出版机构相继试水数字藏品,集“图书知识版权+区块链技术+数字资产运营”于一体,一试之下,红了一片天。

## 第一次亲密接触

记者从新华文轩了解到,从立项到推出产品,他们只用了90天。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创部副主任邝芮告诉《工人日报》记者,今年春节后,就有很多相关机构尝试与出版社进行合作推出数字藏品。

可见,挖掘出版社这座知识产权“富矿”,

是数字藏品制作、运营、售卖平台共识之下“蓄谋已久”的事。

“技术的冲击往往是降维打击。互联网1.0和互联网2.0的到来都悄无声息,但势不可挡。出版行业在前两波互联网技术革新中,借助互联网扩宽了发行与传播的渠道,但在版权上也受到了盗版商巨大的冲击。这一次大家终于意识到先发优势的重要性,主动拥抱,这是非常好的态势。”数传集团首席运营官陈旻麒表示。

“60秒销售便破9.5万元”并不意外,邝芮说。但记者却颇感意外,“卖书可不是这个速度啊?”

“一方面,正子公也的《三国志》一直是火爆的IP;另一方面,数字藏品市场火热,在与我们合作的平台上,几分钟售罄是很正常的现象,只是一开始大家预测的是5分钟或者10分钟。”

而新华文轩的编辑则写下了一段很浪漫、也很感人的话,记录着“数字藏书”的诞生:“人类在地球这颗古老的星球繁衍生息,把千万年的智慧和文化,收藏在不同形式的书里,是留在宇宙里永恒延续的痕迹。出版编辑里最懂区块链的一群年轻人,在成都一个下着小雨的傍晚,定下了‘数字藏书’。”

## 玩法叠加,花样频出

当书成为数字藏品,买家们到底收藏的是什么?参与试水的各家出版社给出的答案

各不相同。

“贰拾年光阴的故事”汇集长江新世纪20年出版生涯之精华,从2000多幅图书封面中精选出近700幅具有时代代表性的封面,其中有姜文、张艺谋等影视及舞台上的瞬间;周国平、马未都等学者的脉动……独家的区块链编码,使得藏品在每个买家手中都是“独一无二”的。

成都时代出版社推出了《弈藏》数字收藏品,甄选已发现的最早围棋对局记录——《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古谱为蓝本,以区块链技术赋予其唯一标识和权属信息。

文学杂志《收获》与收获APP则发售了全球首款文学类数字藏品盲盒。它们邀请了梁晓声、刘亮程、毕飞宇、蒋方舟等8位作家,每位作家都发行两款数字藏品:一是静态数字藏品,即一张图片,包含经过创新设计的书封及作者手写签名,装入“盲盒”,供读者“开盲”收集;二是动态数字藏品,即一个视频,在静态图片的基础上增加了作者原声音频与视频特效,供合成活动使用。每个“盲盒”能随机开出一个作家的静态数字藏品,集齐某位作家指定份数的静态数字藏品,则可合成该作家的一份动态数字藏品,额外还能申请获赠该作家的一本代表作或一整套文集,其中包含签名版图书。

封面、内容、图像、音频、视频……图书内容及其周边通过上链确权、认证,将数字资产化,也将资产数字化。有实体的书或是周边产品,也有数字化的代码、视听文件,玩法叠加,数字藏品形态也在不断上新。

## 对接元宇宙,未来可期

出版业与元宇宙融合,“数字藏品是一个开端。”陈旻麒说。这个观点也得到了邝芮的认同。“在以后的元宇宙交互场景中,数字藏品的形态肯定与现在不一样,但这一定是一个发展方向。在虚拟世界中,实体书的形式也会发生比较大的转变,它究竟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形式?想象空间是非常大的。”邝芮说。

在陈旻麒看来,涉足数字藏品领域出版业有很多优势。首先,出版业拥有庞大而优质的资源;其次,数字藏品能将传统出版物的IP或者核心内容进行精准、直观的数字化呈现;第三,数字藏品的稀缺性、购买者身份不可篡改性、内容的独特性符合收藏爱好者口味,尤其是年轻人。

“出版社应尽快赶上科技的风口,为出版融合发展、数字出版发行转型升级奠定坚实的基础。”国家新闻出版署科技与标准综合重点实验室区块链版权中心主任刘天骄说。

刘天骄还透露,由他们中心牵头的“数字藏书”项目,下一步将推出全国各大出版社的优质图书和藏书票,包括小说、非小说类、专业书、剧本、报告、日记、书集、摄影绘画集。

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再提起图书,我们会想到的,不再是时常翻阅的纸质书,也不是随时随地可浏览的电子书,或是博物馆展柜上斑驳残破的“老宝贝”。而是一串代码,一种可增值资产。

## G 新书榜单

## 驶向未来的夜航船

## 《夜航船》

(明)张岱著 台海出版社

本书是明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张岱所著,全书按类分为二十部,以词条的方式撰写。从天文地理到经史百家,从三教九流到神仙鬼怪,从政事人事到典章沿革,内容广采博收,是一部三百年前的“百科全书”,从中可洞窥古代中国文人眼中的大千世界。



## 《记忆宫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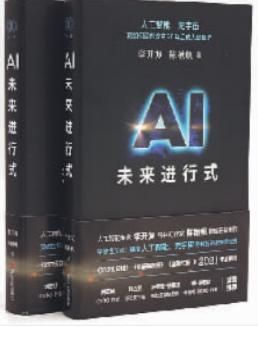
(澳)琳恩·凯利著 张馨方 唐岱兰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 《AI未来进行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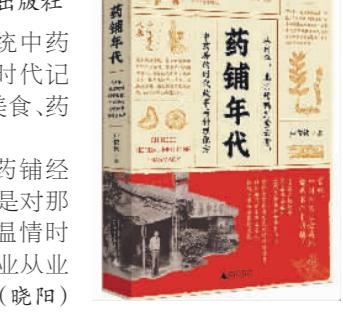
李开复 陈楸帆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本书畅想了20年后在人工智能影响下的人类世界。10个引人入胜的短篇故事,展示了系列令人大开眼界的未来场景——虚拟伴侣、自动驾驶汽车……和基于量子计算、计算机视觉和其他AI技术的展开应用,以及如何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问题。



## 《药铺年代》

卢俊钦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从一家80多年的老药铺,回看社会变迁,重拾时代记忆。全书彩印,近200幅美食、药材、香料图片。

本书是一本传统中药铺经历社会变迁的备忘录,也是对那个物资匮乏但充满邻里温情时代的回忆录,是中医药行业从业者的回望,更是展望。(晓阳)

## 天狼转世以后

蒋子龙

《转世天狼》(东方出版社)是一部新近网上热销的长篇小说,作者是主编《财智文学》的宁新路,在他笔下,天狼投错了胎,转成了一条看门狗,守着富甲一方的“热河玉作坊”大门,这是一个每天有无数珍宝及各种男女进出的门。门外的人觊觎门内的财富;门内的人则想把价值连城的珍宝偷出去。怎么偷呢?藏在身体最隐秘的地方,诸如肛门、阴户等处,这靠看门人是无法查出来的,只能依赖狗的鼻子。

天狼转世的狗,被买走它的看门人随便安了一个名字:阿黄。曾当过鞋匠的看门人名字更俗,叫张鞋娃,身上总是脏兮兮的。高贵的天狼转世为狗,已属不幸,偏又摊上这样一个主人。

天狼转世的阿黄能嗅出外人夹带珠宝,但想阻止玉作坊本家的人偷可就难了。

小说文思奇诡,意趣独标一格。玉作坊里当家的柴大老爷,跋扈又心机深沉,嗜好女人而非玉器,各地凡有他买卖的地方都有他的女人。柴二爷在外开铺子,相对独立。着墨较多的柴三爷,留洋回来自恃才不遇,便自堕落,吃喝嫖赌抽大烟,欠了一屁股赌债,自然就要偷家里的宝贝还债。有这样三块料,再加上他们的女人及一干佣人,妖媚横生。

作者下笔有察世之智,故事其实就是生活的真相。欲望强烈而道德却极度薄弱的人们,相疑相争,怎可能没有故事?小说纵横曲折,疏放恣肆,营造了一个又一个的阅读期待和悬念。天狼转世的狗当然不同凡物,它的原则铁板一块,只听鞋匠保安一个人的指令。而它的主人保安,是个善良却没有原则的人,柴三要往外偷家里的财宝,过不了阿黄这一关,三太太便施美人计以身体贿赂保安,让他管住自己的狗。保安乐不得将计就计,反正财宝也不是他的,但狗不答应,一通凶狠的扑咬,让柴三夫妇做了夫人又折兵。

“狗眼看人低”。柴家大院上上下下哪个值得阿黄高看一眼?还真没有。狗不必倚仗人势,人却可以倚仗狗势,自从有了阿黄,保安张鞋娃成了热河玉作坊的“影子主人”,真正的主人柴大老爷,几次想杀狗不成,反过来讨好鞋娃,去妓院也带上他,他顺便也嫖一下。柴大老爷还要把自己太太的娘家人嫁给他,以换取他实际踏地为柴家看好大门……日本侵华,战乱加人祸,柴家当家主事的人相继死去。

心地善良的张鞋娃通过柴家的破败悟出一个道理:人不能把金钱带进坟墓,金钱倒确实能把人带进坟墓。他最后真地成了柴家的主人,并尽职尽责,在鬼子攻占“热河玉作坊”之前,他从玉作坊里拿出一兜子金银珠宝,换成钱在城的另一侧买了宅院,将柴家唯一存活的,也跟他有一腿的三太太,以及从外地投奔死鬼柴大来的女人们,都送到那个院子里,并给她们安排了能活下去的营生。他自己则回归老本行,重新打理自己的修鞋铺,痴心等待已经当了尼姑的柴大奶奶的侄女,能回心转意嫁给他……

天上人间,人性狗性,写的是民国,却具备穿透的力量。不久,因咬伤几个日本兵,在枪口下逃生的阿黄,瘦骨嶙峋地回到已经安分守己的张鞋娃身边。天狼转世,也算有始有终。

## 《金色河流》致敬激流勇进

本报讯(记者陈俊宇)无数经典文学作品追寻叩问生存与生命之意义,试图在有限生命中找寻出永恒价值。鲁迅文学奖得主、作家鲁敏的最新长篇小说《金色河流》(译林出版社)就是对这一文学母题的“当代回响”。该书以近40万字的篇幅,借助一个家族40年的沧桑桑田,以流水岁月的温暖光影,致敬激流勇进的当代“人世间”。

小说选取民企背景下的第一代小老板为主人公,以穆有衡(有总)最后两年的晚境作为回望与观测点。本书中,鲁敏回归厚重的现实主义题材,将时代典型面孔置身流动中的历史长河,以向现实开掘的巨大勇气,呈现勃勃生机的时代基调。

## 梅骨莲心

徐迅

尽管只见过申瑞瑾一两回,但读她的散文集《花事如人渐有涯》(中国经济出版社),总感觉她的文字有一副隐约浮动的梅骨莲心。看荷是她夏日里必有的一场盛宴:“红的、粉的、白的荷,全像天鹅般地伸着颈……袅娜着,纤弱着,盼望着,出尘不染着。在深深浅浅、热闹闹的荷田里,她恍惚自己就是其中一朵。她对荷莲的爱近乎痴迷,在太原的晋祠,人们在看历史,品文物,她却流连在有睡莲的池边,看“缱绻在池塘的光影,轻拂过水面的数朵睡莲。莲叶舒展着圆润的肥臀,露出楚楚可人的姿态。锦鲤在水下穿梭,古树和夕阳的倒影一股脑地倒在池塘里,与睡莲争着水的宠,重叠着不可言喻的美感。”喜欢荷莲,其实就是喜欢自然,喜欢自然生命中“刹那间的芳华”。

贺兰山、额尔古纳河、洱海……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她到过,也写过不少散文。“傍晚的时光和河水一样,无声无息。晚霞在不知不觉中染红了河水。恍惚间,我竟不知他们在垂钓晚霞还是钓鱼……”(《界河边的桦林与村庄》),“峡谷里的流水声与虫鸣此起彼伏,偶有蝴蝶在花草尖上稍作休息,又翩然掠过水面,飞至另一枝头。”(《福州“福果”天门山》),她自信生长在以山水著称的怀化,跑过一些山水,看山观水自有一副挑剔的眼光。在《河与瀑》里,她说观诺日朗瀑布得站得远一点,这样才会将宽阔的瀑布尽收眼底;在赤水大瀑布却要感受全身被水雾笼罩,被水珠溅湿的味道;而看黄果树大瀑布,必须动静相宜,这样才会有“如花美眷”的幻觉。

在她写的自然山水中,能体会到她对生命有一种“恐惧”。一位她少时的同学因读到她写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奔赴到那里,结果却因心梗而骤然离世。闻讯后她自责不已,“心如烈火,夜不能寐”。后来她在《呼伦贝尔的长调与悲歌》等两篇散文里都写到了此事。她深感忏悔的,还有她急着送孩子上学的一个早上,对唠叨的祖母囁嚅了句:“不要你管!”高龄的祖母偏偏突然在那天过世,连一个道歉的机会也没留给她。有时,她就这样直面人的死亡。

然而,她又是容易“迷离”的。比如在周庄,有那么一刻,她觉得自己就是那里的主人,吃着粗茶淡饭,坐在向阳的木格子窗前,泡着上好的杭州胎菊。还有一双聪明伶俐的儿女,儿女放学回家时会喊一声:“娘,今晚有什么好吃的?”(《柔软的周庄》)。在湖南新化的紫鹊界,她又感觉自己便是那户人家初长成的女孩,与姐妹们围着母亲学做女红,调皮的她总是绣不好一只鸟一朵花……(《九月的紫鹊界》),而在《带泪的溪流》里,她干脆就认为是溪老板家的四小姐了。年轻貌美就是她“暗暗喜欢”的人”。然而在绣楼上,她却接住了一个面白身长的书生笑容……出嫁时,父亲为她陪嫁了砚台,刻了一株带露珠荷的砚台。在那荷上,她看到了砚工眼角的一滴清泪……看山观水,不知不觉她就把自己嵌了进去,仿若她在寻觅自己的灵魂,又在灵魂中观照人生……有些迷离、浪漫,似又古典。



## 《花园里读书的女人》

作者是叶吉什·塔杰沃相(Yeghishe Tadevosyan 1870~1936),亚美尼亚印象派画家。

1935年,他被亚美尼亚苏维埃共和国

## 冷荞麦

近日有朋友问安,得知俺一如日常,“哀叹”说自己“很苦”。我明白友人之苦:平素嗜好满世界乱跑写生的艺术家在怀念往日的生活,遂建议其“读书”。结果,其人愁回来一句话:“不行万里路,欲作画祖,其可得乎?”

很熟悉的话,网上翻查了一下,原来是明代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中的文字,所谓“昔人评大年画,谓得胸中万卷书。更奇,又大年以宗室不得远游,每朝陵回,得写胸中丘壑,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欲作画祖,其可得乎?”大概意思应该是不行万里路是不可能画出杰作的。

固然,“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华夏人的成长宝典,但坦率地说,我不是太清楚在时常想起这句话的人群中,二者是对立的,还是说的其实就是一回事。如果一定说是带着眼睛行脚才是行万里路的话,比较起周游列国来,窃以为读万卷书是更优的远行之道。

首先,我就没听说过哪位西洋油画师

傅酷爱旅行,倒是达芬奇之流似爱读书的样子。撇开那些以祭坛画、湿壁画著名的大家,即便是风景画好手,也多是着意某一地区的风景,像柯罗和威廉·透纳,梵高更是着迷一样盯着普罗旺斯那个小地方,而传说中“不喜欢读书”的庚斯博罗,据其密友称,此人知识的丰富罕有人能比肩——可见多半是不喜欢考试被误传为不喜欢读书了,实际上他必须是爱阅读才能够知识丰富的。

不说绘画的达人,天下风光只有深邃星空才入其法眼的康德,不仅没有离开过他居住的那个小城,而且连寻常日子里的身体移动,都基本上是在有限的老路上来回转悠。就这么个对“看风景”近乎“迂腐”的家伙,凭着阅读方寸纸页上的文字,脑袋一动就欣然提笔论道起“美学”来。更诡异的是,他的“奇谈怪论”竟然成了经典殿堂中最灿烂的“宝石”之一。

诚然,万里路行确实是知识升级甚至是智慧进阶的不错选择。然而,就算是旅行,无论是自然风景的看见,还是风土人文的发现,显然都是锚定在阅读基础之上的。不夸张地说,那些对风光、风物趋之若鹜的人,

